

“说好 X 的”构式的违实性与反预期性^①

姜其文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说好 X 的”属于表达引述传信功能的构式, 具有违实性和反预期性表达倾向。该表达倾向主要通过事理关联以及语篇的转折对比关系来体现。它在话轮中的位置与其表达功能密切相关: 当处于话轮起始位置时, 单纯表达引述功能; 当处于话轮接续位置时, 主要表达传信功能, 凸显说话人的违实性和反预期性。

[关键词] “说好 X 的”; 传信; 违实性; 反预期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365 (2021) 03-0047-09

零、引言

“说话人使用传信范畴要向听话人传达的是所言信息的来源及信息获取的方式, 其中也会暗含说话人对信息可靠度的判断”。(乐耀 2013b) 在现代汉语中存在一批引述类传信构式, 它们从引语标记发展为传信标记, 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陈颖、陈一 2010, 刘焱 2010, 乐耀 2013a, 乐耀 2013b 等)。其中部分传信构式常常表达与事实相反的情状或传递言说者的反预期, 比如“说是 X”构式(樊中元 2016, 方梅 2018, 李冬梅、施春宏 2020)。“说好 X 的”构式也是这类构式的典型案例之一。

关于“说好 X 的”构式的直接相关研究很少, 但“说好的 X”构式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如伍伶俐(2016)、陈景元(2016)、闫珂(2017)、毕晋、肖奚强(2017)、李元瑞(2018)等。以上研究对这类构式的内部结构和表达特点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析, 但还有诸多问题尚未解决: (1) 对“说好 X 的”构式的语义表达没有进行全面的总结; (2) 对它在交际互动中的话轮敏感位置和传信表达之间的关联也没有进行探讨; (3) 对与其相关的构式没有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与分类。

鉴于此, 本文拟对“说好 X 的”构式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 (1) 分析构式的内部组构成分; (2) 探讨构式的情态表达; (3) 阐述该构式的违实性与反预期倾向; (4) 探究构式的话语序列敏感位置与传信功能之间的关系; (5) 归纳相关构式及其疑问形式和反问形式。

一、“说好 X 的”构式的内部组构

“说好 X 的”构式是由间接引语标记“说好”、引述内容 X 和“的”构成的。

^① [基金项目] 本文受到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现代汉语情态构式专题研究”(项目编号: 21NDQN217YB) 和 2019 年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网络文学作品中的汉语道义情态副词”(项目编号: Y201942566) 的资助。《汉语学习》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1.1 间接引语标记“说好”

“说好”是由动词“说”与形容词补语“好”组成的述补结构，“好”表示“应允或答应”。它是表示承诺的间接引语标记，相当于“承诺或约定”。在句法上，“说好”既可以位于句首，也可以处于主谓之间。例如：

①说好我们明天请他吃饭。

②小王和小李说好这个暑假去上海玩儿。

例①、②的“说好”是引述标记。充当宾语的小句或谓词性短语是其承诺的内容。这种承诺刚开始都是客观引述，并未暗含对说话内容的主观评价。它一般是间接转述，所承诺的内容也多指向将来。如果指向过去，常常需要在句尾添加语气词“的”。例如：

③我们说好明天去上海玩儿。

④我们上次说好昨天去上海玩儿的。（结果没去）

“说好”在例③和例④中与将来与过去时间搭配。如果它指向现在，则两种情况都存在。不加“的”表示情况很可能即将发生；而加“的”则表示很可能不发生。例如：

⑤他们说好现在去外婆家吃饭。

⑥他们说好现在去外婆家吃饭的。（怎么还没来？）

“说好”的话语内容有些是说话人的单方承诺，有些是商定之后的约定。例如：

⑦客人说好下午到，岳鹏程跟大勇几个边等候着，边交换着……（刘玉民《骚动之秋》）

⑧大家说好了不开手电，黑灯瞎火地在更衣室的隔断两边脱衣服。（王朔《动物凶猛》）

例⑦的“下午到”是说话人单方面对听话人的承诺；例⑧的“不开手电”是听说双方共同的约定。无论是单方面的承诺还是共同的约定，“说好”都具有一定的道义情态和外在约束性。会话双方的商定为引语内容的达成预设了外在条件。此外，“说好”的话语内容还可以是社会性的规范或约定。换言之，约定主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社会群体。

1.2 引述内容X的性质与类别

X是承诺标记“说好”的引述内容，它主要用来表达行为事件或具体动作。因而X主要是谓词性成分，极少是体词性成分（时间名词可以）。例如：

⑨昨夜她和王女士说好，同到南湖去参加第二期北伐誓师典礼。（茅盾《蚀》）

*⑩小王和我说好上海。

例⑨的引语是谓词性小句。而例⑩的引语由于是处所名词，所以该句不合语法。从音节上看，X可以是单音节成分，也可以是双音节或多音节成分。例如：

⑪她们说好来的。

⑫我们说好去旅游的。

“说好的X”的X则与“说好X的”有所不同，毕晋、肖奚强（2018）认为，当X是多音节谓词性成分或小句时，它们一般可以互换。例如：

⑬你看，说好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王旭烽《南方有嘉木》）

⑬'你看，说好的我们三个人一起，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X一般不能是体词性成分，而后者的X可以；前者的X可以是单音节谓词性成分，而后者的X一般不能。例如：

*⑭说好周末的怎么又泡汤了。

⑭说好的周末怎么又泡汤了。

⑮他们今天说好去的，谁知道临时又有事了。

*⑮'他们今天说好的去，谁知道临时又有事了。

1.3 “的”的性质

“说好 X 的”中的“的”是语气词，它是对原先话语内容的肯定，具有加强语义确信的作用。“说好 X 的”与“说好的 X”相比而言，前者的“的”是表示确认或肯定的语气词，而后的“的”既可以是语气词，还可以是结构助词。可以通过移位来区分。例如：

⑯崂很生气，大声抗议：“你说好一起回家的，你答应娘的。”（宗璞《东藏记》）

⑯'崂很生气，大声抗议：“你说好的一起回家，你答应娘的。”

⑰说好的向对手学习，杜指导的良心不会痛吗？（虎扑网 2018-05-30）

⑰'说好向对手学习的，杜指导的良心不会痛吗？

⑱说好的暖冬呢？怎么会这么冷！（腾讯新闻 2019-11-27）

*⑱'说好暖冬的呢？怎么会这么冷！

例⑯、⑰的“的”是语气词，因为它们可以自由移位，如例⑯'、⑰'所示；例⑱的“的”是结构助词，因为结构助词无法移位而语气词可以，如例⑱'所示。

而“说好的”构式的内部结构是“[说/好]的”，“的”既可以是语气词，也可以是结构助词。当“的”是语气词时，“说好的”主要修饰指称化的事件或行为。这些事件或行为凸显的是它们的外部整体性，而不是内部的动态过程，因而它们都具有非动态性特征（毕晋、肖奚强 2017）。像“说好的幸福呢”“说好的快乐呢”中的“幸福”“快乐”也是侧重它们的形容词用法而非名词性用法。当“的”是结构助词时，后接成分 X 主要是体词性成分。以往的研究极少关注到“说好 X 的”与“说好的 X”之间的关系。当“的”是语气词时，“说好的 X”实际上是“说好 X 的”移位造成的。X 作为焦点和语义重心发生了后移，“的”附着于引语传信标记“说好”之后，它们一起组构成相对稳固的传信构式“说好的 X”。

“说好的 X”是相对新颖的表达形式，它比框式构式“说好 X 的”结构更凝固，传信义更凸显。由于“的”表达的是对承诺事件或行为的确认或肯定，因而它往往不能删略。无论该承诺指向的话语或行为事件发生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该承诺都是已然。这种已然与现实情状常常相反，因而“的”的添加强化了它的传信功能。例如：

⑲小李和家人说好今天去金华旅游。

⑲'小李和家人说好今天去金华旅游的。

在例⑲中，“的”的添加强化了“小李和家人今天去金华旅游”这一事件的肯定性，使得其反预期或违实性概率大大加强，具有凸显说话人主观评价的作用。

二、情态表达

从情态视角来看，“说好 X 的”可以表达两类情态：推断或猜测的认识情态；必要或应该的道义情态。当表前者时，“说好”的事件具有较强的约定性。而约定好的事件具有较高的可实现率。因此可以对其进行推测和判断，预估它将来发生的可能性。例如：

⑳三天前她随师父来到虎跑寺，说好今日走的。（王旭烽《南方有嘉木》）

㉑小邦成正在独木桥边等着他，他们说好了这时候在这里碰头的。（王旭烽《不夜之候》）

在例⑳中, 承诺发生在三天前, 而所承诺的行为预计发生在今天, 因而表达推测义。

当“说好X的”表示道义情态时, 它常常表达与现在或过去事实相反的情状。“说好”的话语内容对说话人或听说双方具有一定的约定性和规约性, 在情态上就体现为道义上的必要性。“说好”的事情一般来说都是约定好的, 一旦约定好就具有了实现或达成的义务。“的”表示确认或确定, “说好X的”表示与现在或过去现实相反的情状。例如:

⑳说好了嘉平一到北京就给他来信的, 结果等了那么些日子也没见他寄回一个字来。(王旭烽《南方有嘉木》)

㉑此时已经中午十二点, 但杭家人说好十点就要到的。(王旭烽《筑草为城》)

例㉑中的“嘉平一到北京就给他来信”是先前的约定, 但是到了北京以后“也没见他寄一个字回来”。现实情状与约定情状相反, 它并没有按照约定来实现, 因而违反了约定。例㉑中约定的“十点就要到”与现实情状“已经中午十二点(还没到)”不同, 属于是已然事实与约定情状相反。因而“说好X的”就具有了违实性。这种违实性是通过语用预设和回溯推理机制, 推导出约定事件在约定的时间或地点未实现而体现出来的。

当“说好”充当引语标记, 并且语义比较客观时, X才可以是未然事件。例如:

㉒丁小鲁等得有点不耐烦, 哪来那么多说的? 说好了中午要给人家还服装的。(王朔《你不是一个俗人》)

㉓人家说好今日也来我家的, 你拿定主意, 钱的事你不要提……(贾平凹《废都》)

例㉒、㉓的“中午要给人家还服装”“今日也来我家”都是未然事件, 无法判定事实性。

“说好的X”只能表达义务性的道义情态, 不能表达推断性的认识情态。例如:

㉔说好的十年赚十倍 那些曾经的大牛股如今怎样了?(和讯网 2019-05-31)

㉕说好的一起健身, 昆凌却“打”周杰伦脸! 只有她敢这么干了吧?(凤凰网 2019-11-19)

“说好的X”既然是约定好的情状, 那么对于对话双方来说就产生了外在约束力, 而且它已经成为现实, 因而不可能也无需对其进行推测。

三、违实性与反预期倾向

当“说好X的”构式表达道义情态时, 具有较为明显的违实性和反预期表达倾向。现实性与违实性、预期与反预期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现实和违实反映的是事件的现实属性, 与客观事实相关; 而预期和反预期凸显的是说话人的主观认识, 与说话人的主观预期相关。

3.1 违实性倾向

约定事件在约定的时候只是承诺, 是否必然发生并不确定, 因而话语承诺时间一般要早于行为发生时间。通过回溯推理机制, 从行为发生时间来看, 它的承诺时间一般指向过去, 并且该承诺往往不能兑现。既然允诺无法实现, 那么从现在的时间点往前回溯, 约定行为并未在规定的地点发生, 它就具有违实性。可以印证的是, 承诺分句在语篇上往往与转折分句共现。这些承诺分句多数充当背景信息, 而转折分句则充当句子的焦点信息。与林若望(2016)和朱庆祥(2019)讨论的“应该X的”构式类似, “说好X的”构式语义复杂多样, 既可以是现实的, 也可以是违实的。其中违实性是一种较为强烈的倾向, 表达该构式大多数情况下的语义。我们运用陈振宇、姜毅宁(2019)提出的语篇检验格式, 对其进行合理性测试。例如:

㉖a.小王说好今天来参观浙师大的。

b.小王说好今天来参观浙师大的, 所以他今天来了。

*c.小王说好今天来参观浙师大的，但是他今天来了。

*d.小王说好今天来参观浙师大的，所以他今天没来。

e.小王说好今天来参观浙师大的，但是他今天没来。

测试发现例 ⑳b 和例 ㉑e 可以说，而例 ㉑c 和 ㉑d 不能说。例 ㉑b 反映的是“说好 X 的”构式表达的行为是现实的；例 ㉑e 中该构式表达的行为没有实现，是违实的。例 ㉑c 和 ㉑d 由于违反了语义的和谐关系，因而是不合格的句子。因为“在语用蕴涵强度上，具有完全概率和大概率蕴涵关系的才是和谐的关系”（陈振宇、姜毅宁 2019），否则就是不和谐的。小王既然已经事先承诺，那么根据其语义和谐关系，它较大概率蕴含“（小王）今天来参观浙师大”，特殊反例则是“小王今天没来参观浙师大”。但是，就信息价值而言，语义关系和谐时，“（小王）今天来了”是低价值信息，它是对旧信息的复述或肯定；当它语义关系不和谐时，反映的是说话人的主观意外情态，传递的是新信息“（小王）今天没来”，信息价值大，所以该构式常常具有违实性倾向。

（1）现实型

现实型是指“说好 X 的”构式表达当时事件，其承诺时间正好是事件发生时间。例如：

㉒小张说好今天去医院看病的，一大早就去排队了。

㉓老王一大早就准备好了东西，因为我们说好今天去郊游的。

例 ㉒、㉓中小张和老王承诺的时间与事件发生的时间都是“今天”，因而它是现实的。

（2）违实型

违实型是指“说好 X 的”构式表达的是现实的已然事件，其承诺时间早于行为发生的时间。从现在回溯推理到过去的承诺，由于已然事件与所承诺的事件语义相反，所承诺的事件没有实现，因而表达违实义。例如：

㉔仪儿在的时候，本来是说好了要送到保育院去的。现在仪儿是已经死了。（郭沫若《月光下》）

㉕朋友劝他不必如此，说好是包他茶水饭费的，他却回答，交个朋友嘛！（王安忆《长恨歌》）

例 ㉔、㉕中的承诺时间是过去时间，表达的是与现实相反的情状，因而它们是违实事件。由于已然事实与过去承诺不同，通过回溯推理，承诺的行为没有达成，因而它是违实的。

3.2 反预期表达

“说好 X 的”构式的反预期功能是由其传信义表达的。它的话语内容常常与现实不同，焦点句与引述句在语篇上呈现出转折对比关系。从话语内容看，反预期大致有以下两类：

（1）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反预期

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反预期是指引述的话语与焦点句之间呈相反关系。标记内的话语是说话人的承诺，体现的是说话人的预期，而转折分句则与预期相反。引语标记的内容揭示预期，而转折对比句则表达与之相反的情境。因而从语篇上来看，整体上是反预期的。无论焦点句出现与否，这种整体上的反预期义并不会改变。例如：

㉖她说好要来的，但她腿断了。（贾平凹《废都》）

㉗黄会有说，你们怎么不讲信用呢。我说好要回头的。（范小青《我们的会场》）

在例 ㉖中，“她腿断了”导致没办法来，与先前的承诺“要来”呈现为转折关系，因而可以添加转折标记“但”。与例 ㉖有所不同的是，例 ㉗中的引述句处于后分句，焦点句处于前分句。“不讲信用”表明没有遵守先前的约定，而引述句揭示出先前的承诺。

(2) 话语与行为的反预期

第二类是引语所标记的动作行为与实际动作行为不一致导致的反预期。承诺某种行为就预示着在约定的时间或地点会施行该承诺约定的行为。如果最终结果不是按照承诺的那样,那么也是反预期。例如:

③⑤你看,说好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的,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人了。(王旭烽《南方有嘉木》)

③⑥这不是拿人开心么?她说好了来的,怎么变卦?(毕淑敏《预约财富》)

表达反预期时,“说好X的”还可以与其他反预期标记连用,如“原是”“原先”“明明”等,以加强这种反预期意义。例如:

③⑦人老了,原是说好去串个门的,哪知这一跤就把我摔糊涂了!(《人民日报》1984年)

③⑧原先说好在来双扬这里休养两三天的,一个星期过去,来双元还没有离开的意思。(池莉《生活秀》)

③⑨你过去明明说好给他每月五百的,不会只给他三百六。(周大新《湖光山色》)

“说好X的”自身具有反预期功能,“原是”等反预期标记的叠加强化了反预期效果。

3.3 事理关联与语篇转折

关联关系主要分为情理关联、事理关联和逻辑关联。“说好X的”构式反映的是事理关联。这种关联关系对后续行为事件的评价提供了参照,常常引发语篇上的转折。按照事理,承诺某行为X就应该去实施它,但事实是大部分X往往没有实施或没实现,因而就具有了违实性或反预期性。这种事理关联可以分为肯定性关联和否定性关联,二者的语义如下:

肯定性关联——应该X的,结果没有发生X(发生了Y)

否定性关联——不应该X的,结果发生X了(没发生Y)

肯定性关联和否定性关联往往都会引发语篇上的转折。例如:

④⑩说好天气晴了我们就出去玩儿的,你怎么不想去了?

④⑪说好下雨天不出门的,你为什么偷偷跑出去?

在例④⑩、④⑪中,承诺好的事一般来说都是对话双方已经商定的,对说话人或对话双方具有道义上的约束力。承诺一旦没有遵守,就会失去效力,也就违反了双方之间的约定,引发违实性或反预期解读。由于商定的行为事件没有发生,因而对于说话人来说是不期望的,就会产生惊讶或嗔怪的语气。

在对话或语篇上,“说好X的”常常充当背景成分。这些背景句主要处于前分句,少部分处于后分句。当“说好X的”所在的引述句在前时,该构式提供事理上的背景参照,用以跟焦点句形成对比,因而这些焦点句常常与意外标记、转折标记以及直接表达失望情绪的词语相搭配,李元瑞(2018)对这些词语进行了总结。当“说好X的”引述句在前、焦点句在后时,它可以与意外标记、转折标记和结果动词等成分共现。例如:

④⑫学生说好今天交作业给我的,怎么还没上交?

④⑬你说好开车和我们一起去上海的,可是你却一个人坐高铁走了。

当“说好X的”引述句在后、焦点句在前时,它一般只与意外标记共现,极少与转折标记和结果动词共现。例如:

④⑭小王竟然睡了一上午的觉,说好早上要上网课的。

*④⑮可是他没来,说好今天一起去逛街的。

意外标记可以位于前分句,也可以位于后分句。而转折标记和结果动词一般只能位于后

续句，不能出现于前分句。因为转折标记和结果动词前面必须有前分句充当背景成分作为预设或前提。因而当焦点成分处于前分句时，转折标记和结果动词一般不出现。

“说好 X 的”在句法上基本不能独立成句，属于非自足性成分。汉语非自足性成分在句子中往往充当背景信息，作为对焦点句进行评价和说明的参照。“说好 X 的”必须带焦点分句，与之一起构成语义完整和信息凸显的句子。“说好”是约定承诺标记，“的”是表确信的语气词。随着语义焦点的后移和信息焦点的凸显，整个结构发生句法降级，由独立的句子降级为非自足性小句成分，充当背景信息。X 的发生具有一定的理据性，这个理据性就是说话人的承诺或对话双方的约定。“说好 X 的”就是为了揭示和强化其理据性，明确背景句和焦点句之间的预设关系和语义相关性，以凸显对比或转折的意外性。当事理上的关联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或实现时，说话人的意外性就越凸显。

四、话语序列敏感位置与传信功能的表达

“说好 X 的”构式在长期使用中逐渐规约化，当它凸显说话人的反预期时，出现的语境基本是转折对比语境。这种规约化是通过与焦点句的共现实现的。承诺在常规状态下是处于隐含状态，一旦得到形式上的凸显，则表明该承诺出现了意外情状。“语法结构的塑造和社会交际互动的运作之间是一种天然的互育关系。语法是在互动交际中形成并沉淀下来的。”

（乐耀 2016）当“说好 X 的”构式与事理的关联越来越紧密时，其使用频率就会增高。在话语高频互动中，其整体形式和语义会得到固化和定型。“说好 X 的”构式主要出现于对话语境中，为交谈双方提供了言谈背景。例如：

④⑥ “不会呀，说好是九点的呀。”端午嘟囔了一句。“你再给他打电话！”（格非《春尽江南》）

话语序列敏感位置与传信功能紧密相关。越是处于句中位置，传信义越强，立场表达功能越显化。在会话中，“说好 X 的”一般不处于话轮的起始位置，不直接引出话题，而是处于话轮的后续句中，用以表达对前一话语的主观评价。约定的内容必定是经过说话人的事先承诺或会话双方的事先商定。当该构式处于话轮起始位置时，多用于锚定后续句。例如：

④⑦ A：上次老师和我们说好今晚上课的。

B：好的，那我赶紧把课本预习一下。

当“说好 X 的”处于话轮的起始位置时，它只表示对后续句的规范或道义上的约束，而没有表明说话人的反预期倾向。当它处于话轮接续位置时，就具有表达说话人主观评价和明显的反预期倾向。可以印证的是，它的后续句往往与引述句呈现为对比或转折关系。例如：

④⑧ A：今晚我们不上课。

B：老师上次说好今晚上课的，怎么突然改了？

也就是说，“说好 X 的”对话语位置有较强的敏感性，在不同的位置表达的主观性有明显差异。当它处于话轮起始位置时，引述或复述话语内容；而当它处于话轮接续位置时，则表达较为强烈的反预期。因此它的传信功能与其话语序列位置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处于话轮接续位置的“说好 X 的”构式反映的正是说话人的主观立场，即表示对话语的惊讶、意外或嗔怪的语气。

五、“说好 X 的”相关构式

“说好”作为引语传信标记，可以扩展成一系列的构式。可以添加“了”“的”构成“说了

X”“说好了 X”“说好的 X”“说好了的 X”等构式，它们同样可以作为引语标记。例如：

- ④9说了你别来，怎么又来了。
- ⑤0张健鹏和家人说好了，准备在“五一”期间接老人来京安装心脏起搏器。（《人民日报》2003 年）
- ⑤1说好的限期完工，到头来却是各种“烂尾”。（《工人日报》2018 年）
- ⑤2说好了的，帮老人扎一个拦羊的棚圈，为老人过一个内地风俗的生日，因为时间关系都没能如愿……（《人民日报》1985 年）

这些构式在表达上有所不同。“说了 X”是说话人单方面的表述，“说好了 X”“说好的 X”“说好了的 X”都是会话双方的共同约定。

表示引述传信义的“说好的 X”是由“说好 X 的”移位而成。而表示定中关系的“说好的 X”则与之无关。“说好的 X”类属于一般构式，包括“说了 X”“说好 X”“说好了 X”“说好的 X”“说好了的 X”；而“说好 X 的”类则属于框式构式，包括“说好 X 的”“说好了 X 的”。以上几种构式在对话语进行复述或引述时，可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意外情态。这些构式还有两种常见的扩展形式：一是反问形式，二是疑问形式。

表 1 “说好的 X”与“说好 X 的”的扩展式比较

构式		反问形式	疑问形式
一般 构 式	说了 X	不是说了 X 吗	——
	说好 X	不是说好 X 吗	——
	说好了 X	不是说好了 X 吗	——
	说好的 X	不是说好的 X 吗	说好的 X 呢
	说好了的 X	不是说好了的 X 吗	说好了的 X 呢
框式 构式	说好 X 的	不是说好 X 的吗	说好 X 的呢
	说好了 X 的	不是说好了的 X 吗	说好了 X 的呢

从以上扩展形式来看，这些构式都存在反问形式。而只有当构式包含语气词“的”时，该构式才具有疑问形式。反问形式和疑问形式实际上都是表达传疑功能，增强说话人对话语信息的怀疑度和传递意外情态。与肯定形式相比，反问和疑问形式都是对已然事件或行为进行怀疑。因为只有发生的已然事实与先前的承诺不同，说话人通过反问和疑问形式所传递的怀疑语气才具有效力。相对来说，“不是……吗”的怀疑度更高，惊讶和责备的语气更强；而“呢”传递的怀疑度相对较低，主要表达反预期。

“说好的 X 呢”由于网络新媒体的传播而变得非常流行。当 X 为否定式时，它一般是消极事件或负向预期行为；当 X 为肯定式时，它一般是积极事件或正向预期行为。同样是表达反预期，对前者的反预期是表示不该发生的发生了，对后者的反预期是表示该发生的没有发生。与其否定表达相关联的是反事实。它本来预设的是行为事件不应该发生，但事实是发生了。与其肯定形式相关联是反预期。它本来预设的是行为事件应该在商定的时间或地点发生，但事实是没有发生，出乎说话人的预料，与说话人的主观预期相违背。

六、结语

“说好 X 的”是个表达引语传信的构式，由间接引语标记“说好”、引述内容 X 和确信标记“的”组构而成。在语义上可以表达认识情态和道义情态。当表达道义情态时，具有

较为明显的违实性和反预期表达倾向。可以印证的是,“说好X的”所在的背景句与焦点句之间呈现为转折对比关系。该构式的传信表达还与其所处的话语敏感位置密切相关,当用于接续话轮时,意在凸显说话人的反预期。它还有一系列的相邻构式。这些构式大多都有反问形式,部分还有疑问形式。具有疑问形式的构式其组构成分必须包含语气词“的”。相对而言,反问形式的反预期性比疑问形式更强烈。

参考文献:

- [1] 毕晋,肖奚强.“说好的X呢”构式的语义演变与语用价值[J].语文研究,2017,(2).
- [2] 陈景元.网络流行语构式“说好的X呢”的动态建构[J].新疆大学学报,2016,(3).
- [3] 陈颖,陈一.固化结构“说是”的演化机制及其语用功能[J].世界汉语教学,2010,(4).
- [4] 陈振宇.汉语的指称与命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5] 陈振宇,姜毅宁.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J].中国语文,2019,(3).
- [6] 樊中元.“说是X”语篇的语义关系及其特征[J].海外华文教育,2016,(4).
- [7] 方梅,乐耀.规约化与立场表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8] 方梅.“说是”的话语功能及相关词汇化问题[J].中国语言学报,2018,(18).
- [9] 李冬梅,施春宏.跨层词“说是”的多重话语功能及其浮现路径与机制[J].语文研究,2020,(4).
- [10] 李元瑞.元话语成分“说好的”探析[J].汉语学习,2018,(6).
- [11] 林若望.“的”字结构、模态与违实推理[J].中国语文,2016,(2).
- [12] 刘焱.“说是”的功能与虚化[J].宁夏大学学报,2010,(4).
- [13] 伍伶俐.现代汉语“不是说好X吗”问句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 [14] 闫珂.“说好的X呢”构式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 [15] 乐耀.汉语引语的传信功能及相关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2).
- [16] 乐耀.论北京口语中的引述类传信标记“人说”[J].世界汉语教学,2013,(2).
- [17] 乐耀.从互动交际的视角看让步类同语式评价立场的表达[J].中国语文,2016,(1).
- [18] 朱庆祥.也论“应该的”句式违实性及相关问题[J].中国语文,2019,(1).

The Counter-factuality and Counter-expectation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Shuo Hao X De*”

JIANG Qi-wen

(Humanities Colleg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Shuo hao X de*” is a Chinese construction which expresses quotation and evidentiality. It has a tendency to be concerned with counter-factuality and counter-expectation. This tendency is mainly reflected by the reason relevance and the contrastive logic in discourse.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its position in a turn. When it is at the beginning of a turn, it simply expresses the function of quotation; when it is at the continuation of a turn, it mainly expresses evidentiality, highlighting the counter-factuality and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mood of counter-expectation.

Key words: “*Shuo hao X de*”(说好X的); evidentiality; counter-factuality; counter-expectation